

永远年轻的杜威

——希克曼教授讲杜威

[美] 拉里·希克曼 / 著

王成兵 / 主编

林建武 陈磊 林航 等 / 译



FOREVER YOUNG
Dewey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永远年轻的杜威

——希克曼教授讲杜威



[美] 拉里·希克曼 / 著

王成兵 / 主编

林建武 陈磊 林航 等 / 译

FOREVER YOUNG
Dewey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北京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永远年轻的杜威：希克曼教授讲杜威/（美）希克曼著；王成兵主编；林建武等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620-6167-0

①永… ②王… ③林… III. ①杜威，J.（1859～1952）—思想
评论 IV. ①B7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4383号



- 出版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邮寄地址 北京100088信箱8034分箱 邮编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524(编辑部) 58908334(邮购部)
承 印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00元

编者弁言



一

《永远年轻的杜威——希克曼教授讲杜威》是一本关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哲学思想的讲演集。作为本讲演集的主编，我自始至终参加了希克曼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与教学活动，也审读了讲稿的中文译本。就此机会，我简单介绍一下杜威哲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学术界近年来关于杜威哲学的研究情况。

杜威的名字是与实用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实用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美国思想文化产品，它怀疑思辨哲学，重视实效、经验、力量和行为，以独特的哲学风格和话语方式在美国的哲学、政治和文化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尽管存有争议，杜威仍然可以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教育学家之一。美国历史学家 H. S. 康马杰提出，“杜威忠实地实践自己的哲学信条，最终成为美国人民的良师益友和良心。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杜威阐明了一代人所关心的重大问题。他是教育改革的先驱，政治党派的组织者，政治家的顾问，争取劳工、妇女权利、和平事业和民权斗争的战士”；^[1]美国哲学家 C. 韦斯特认为，“如果爱默生是美国的维科，詹姆士和皮尔士是美国的 J. S. 穆勒和康德，那么，杜威就是美国的黑格尔和马克思”；^[2]新实用主义哲学家 R. 罗蒂提出，每当分析哲学走入死胡同时，人们都会发现，杜威正等在那里。^[3]杜威的追随者 S. 胡克相信，杜威身后没有留下纪念碑，没有留下王国，也没有留下物质财富或基金。然而他的遗产却是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因为他的存在，数百万美国儿童的生活才更加丰富、更加幸福。而对每一个成年人来说，他则提供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合理的生活信仰。^[4]过程思想家 A. N. 怀特海告诉别人：“如果你想了解孔子，去读杜威；如果你想了解杜威，去读孔子。”^[5]上述评论虽然不免掺杂具有个性特色的赞美成分，但是，它们至少从不同的角度勾勒出杜威思想的大体轮廓。

杜威于 1859 年 10 月 20 日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1884 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同年担任密歇根大学哲学系讲师；1888 年到 1889 年间，杜威担任明尼苏达大学哲学系教授；1889 年，杜威担任密歇根大学哲学系主任；1894 年，杜威

[1] H. S. 康马杰：《美国精神》，南木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6 页。

[2] Cornel West, *The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p. 69.

[3] Richard Rorty,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 viii.

[4] 胡克：《关于杜威的一些回忆》，引文参见罗伯特·B. 塔利斯：《杜威》，彭国华译，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10 页。

[5] 参见王成兵编：《一位真正的美国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7 页。

担任芝加哥大学哲学系（该哲学系当时包括心理学和教育学学科）教授和系主任；1889年到1900年间，杜威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从1904年起，杜威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从1905年到1906年，杜威担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1919年至1921年，杜威在中国讲学；1930年，杜威从哥伦比亚大学完全退休；1937年，杜威担任托洛茨基案件调查委员会主席；1952年6月1日，杜威在纽约去世。

杜威一生著述颇丰。主要学术著作有：《学校和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1899）、《逻辑理论研究》（*Studies in Logical Theory*）（1900）、《伦理学》（*Ethics*）（1908）、《我们如何思考》（*How We Think*）（1910）、《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1910）、《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1916）、《实验逻辑论文集》（*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1916）、《哲学的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1920）、《人性与行为》（*Human Nature and Conduct*）（1922）、《经验与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1925）、《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1927）、《确定性的追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1929）、《新旧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Old and New*）（1930）、《伦理学》（*Ethics*）（1932）、《一种共同的信条》（*A Common Faith*）（1934）、《作为经验的艺术》（*Art as Experience*）（1934）、《自由主义与社会行为》（*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1935）、《逻辑学：探究的理论》（*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1938）、《经验与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1938）、《自由和文化》（*Freedom and Culture*）（1939）、《评价理论》（*Theory of Valuation*）（1939）、《知与所知》（*Knowing and the Known*）（1946），等等。

一般而言，美国哲学的黄金时代出现在20世纪前30年间。

无可置疑，杜威是黄金时代美国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约翰·杜威这个名字虽然并没有为人们所彻底忘却——他的名字被写入了哲学史并依然频繁出现在各种哲学百科全书和教科书中，但是，杜威哲学思想的现实和学术影响的确减弱到了最低点。有哲学家提出，就哲学思想而言，杜威许多最值得注意的思想都是1925年以后才真正成熟的，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很多哲学家已经不再认真地阅读杜威的作品了，他们只是以当时流行的、被歪曲的与“实用主义”或者“进步主义”教育有关的陈词滥调来解释杜威。到了20世纪40年代，杜威虽然已经成了一个讨人喜欢的“老顽童”，可是，“几乎没有人对他的哲学进行严肃的批判性的讨论了”。〔1〕

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国外有关杜威的研究文献明显增多，杜威哲学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西方学者甚至提出，“杜威和詹姆士是理解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最好的向导……经过三十年的超专业主义之后，问题在于赋予实用主义以更好的形式”。〔2〕

1966年，R. 伯恩斯坦出版了《约翰·杜威》（*John Dewey*），1968年，A. J. 艾耶尔的《实用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ragmatism*）问世，这两本书启动了实用主义哲学的一轮复兴，自然也促进和加快了杜威哲学影响力的重新发动。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中，美国哲学界出现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欣赏或并不承认“新实用主义”这个提法），除了上面提到的伯恩斯坦之外，还有后来

〔1〕 Richard J. Bernstein, *John Dewey*,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Inc., 1966, p. 167.

〔2〕 [英] W. 哈德逊、W. 范·雷任：“美国哲学家罗蒂答记者问”，载《哲学译丛》1983年第4期，第81页。

在西方哲学界占有很高学术地位的 W. 蒯因、R. 罗蒂、C. 韦斯特、H. 普特南，等等。经过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出现了一幅崭新的图画：“实用主义再次变得流行了。事实上，它变得如此流行，以至于似乎人人都知道它是什么了。”^[1]

杜威哲学再次受到人们重视的一个明显标志，是杜威著作的整理以及研究杜威的专门文献的出版。“对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著作的新的批判的版本正在印刷，有关实用主义的各种书籍论文也在迅速增多。”^[2]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完成了多达 37 卷的《杜威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的出版，并于 1996 年出版了《杜威全集》电子版。这一项浩大的出版工程为人们重新深入研究和挖掘杜威丰富的思想内涵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根据美国有关专家的统计，“自从第一篇评论有关杜威和他的工作的文章以来的八十六年中，共有二千二百多篇文章问世，平均每年有二十五篇，但是从 1973 年元月至 1977 年这四年中，就发表了三百多篇有关杜威的文章，平均每年六十多篇，仅仅数字可能还不足以反映出对杜威的注意力正在增长的全部情况，有关杜威的研究文章的质量和范围也在不断地提高和扩大”。^[3]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外学术界对杜威哲学的研究工作体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特点。我们在此简单列举几点：

第一，努力挖掘杜威政治哲学观念的内涵。

进入 21 世纪以来，杜威的哲学思想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推

[1] Robert Hollinger and David Depew, *Pragmatism: From Progressivism to Post-modernism*, Praeger Publishers, Westport, Conn., 1995, p. X.

[2] 参见 H. S. 沙耶尔：“评目的和思想——实用主义的意义”，载《哲学译丛》1982 年第 3 期，第 79 页。

[3] 参见陈友松主编：《当代西方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95—196 页。

移而给人过时的印象，而且似乎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具有时代性。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在于，国外学术界力图在当代学术语境中发现和挖掘杜威思想中最具有理论活力的思想主题——政治哲学观念。2009年是杜威诞辰150周年，西方学术界的多种会议和论坛自然把对杜威思想和影响的反思列为研讨的主题之一，其中的重点是致力于在全球化语境中反思与总结杜威的政治与民主观念。比如，伯恩斯坦为在冰岛召开的“社会中的实用主义与民主”国际研讨会所作的主题报告提出：民主是杜威思想中最为核心的论题，在长达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虽然杜威关注的问题非常多，但是，他总是不知疲倦地返回到民主这个论题上，杜威其实是把对民主的意义和后果的探讨作为终生不渝的人生追求。同样，尽管杜威对经验、探究、教育、宗教和艺术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但是，他总是间接或直接地关注这些论题给民主理念的实践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也因为如此，在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讨论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杜威的身影。

学者们进而主张，要在21世纪语境中重新理解杜威的民主观念。有学者提出，应当注意在多样性、差异性和包容性的时代背景下来探讨杜威的多元的、商谈的和沟通的民主理论。研究者们尤其注意从那些对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思想持更宽容态度的当代欧洲哲学视野中重新发现和建构杜威的多元民主主义。2010年出版的综合性研究作品《剑桥指南（杜威卷）》（*Cambridge Companion to Dewey*）明确地将杜威定义为“一位倡导民主的哲学家”，并从形而上学、道德哲学、心灵哲学、政治哲学等多重角度，讨论了杜威在认识论、自然主义、探究的逻辑、实践优先性和心灵哲学中的观点，立体地重现和解读了杜威哲学。与本书编者对杜威的定性相似，作者之一 R. 维斯特布鲁克

(Robert Westbrook) 的研究侧重于杜威哲学的民主底色。他指出,虽然杜威的代表作《经验与自然》以及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发表的大量文章是形而上学气息浓厚的作品,但是,他在 1919 年的《哲学与民主》一文中从认识论、伦理学和教育观念上对民主问题的讨论,对我们理解杜威更为重要。考察这个立场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杜威于 1904 年发表的《哲学和美国的国家生活》一文中提出的“美国哲学必须诞生于和必须回应对民主的要求”这个论断的影响深远,这也解释了杜威的民主思想以及与其相关的现代道德问题始终是近年来研究热点的原因。〔1〕

第二,挖掘杜威思想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

在过去很多年中,国外学术界对实用主义哲学存在着一种简单化的偏见。与此相关,学术界即便不是轻视,也是没有充分重视对杜威哲学与西方哲学亲缘关系的研究。最近几年来,学术界比较重视在西方哲学的学术背景中展现杜威思想的学术底蕴,展现作为一名哲学家的杜威与西方哲学传统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在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中,杜威算是接受过比较地道西方传统哲学训练的哲学家,他的思想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也打上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烙印。近年来,随着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研究中心”对杜威许多重要哲学史讲稿和手稿的整理与发现,学术界很自觉地加强对杜威哲学思想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的探究。

在为 2010 年出版的《实用主义转向》(*The Pragmatic Turn*) 所写的导言中,伯恩斯坦回顾了包括杜威在内的古典实用主义者出场的哲学史背景。伯恩斯坦指出,在美国的后内战时代,

〔1〕 Cochran, M.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ewey*,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詹姆士、皮尔士和杜威参与并推动的在麻州剑桥组建的形而上学俱乐部，提供了当时美国哲学的主要语境，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常常被忽视的另一个来自欧洲大陆的文化背景是，在19世纪，许多影响深远的德国知识分子移民到美国，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知名人物。他们也带来了对德国哲学尤其是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的兴趣。康德俱乐部和黑格尔俱乐部分别在密苏里和俄亥俄得以成立。据伯恩斯坦的论断，1867年创建的《思辨哲学杂志》(*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的早期卷目中包含大量关于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论著的翻译作品。甚至可以说，黑格尔哲学至少在三个时代非常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杜威在内的美国哲学家的哲学灵感和讨论方式：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和当下。^[1]

简单浏览一下《杜威全集》的目录，我们不难发现，杜威的许多哲学作品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西方哲学色彩，具体到很多重要的哲学观点上，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来自欧洲哲学的影响。比如，最近学术界讨论较多的杜威后哲学期中的共同体思想，其实与黑格尔、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茨的思想都有密切的联系。可以预料，哲学史中的杜威和杜威对哲学史的理解，应当是未来杜威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

第三，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中重新思考杜威哲学。

近年来，国外一些学者力图以跨文化视野来探讨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在当代世界中的意义。人们对杜威哲学的地位也许有不同的界定，但是，杜威无疑是美国哲学家中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化名人，杜威思想中所蕴含的价值观、民主的理想和对教育的重视以及他的哲学话语方式，曾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地

[1] See R. Bernstein, *The Pragmatic Turn*, Cambridge: Malden, M. A: Polity, 2010.

区和文化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在世界文化背景中重新思考杜威哲学的意义和影响，自然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态势。人们开始严肃思考诸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对全球民主的看法、杜威的扎根于美国文化的民主观念与其他文化的关联性、民主能否采取欧美之外的形式等问题。在这个方面，美国学者安乐哲（Roger Ames）等近年来对中国儒家思想和杜威思想的比较研究，在西方学术界颇有影响。可以预测，随着我国学术界对百年西学东渐的反思逐步走向深入，我国学术界会有更大的兴趣参与到对杜威哲学的跨文化维度的研究工作中去。〔1〕

二

《永远年轻的杜威——希克曼教授讲杜威》是由拉里·希克曼（Larry A. Hickman）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授课的讲稿编辑而成。

希克曼教授于1971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获得博士学位。从1993年至今，他一直担任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戴尔分校（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arbondale）哲学系教授。希克曼教授是国际知名实用主义研究专家。就学术研究而言，希克曼教授在实用主义哲学研究上颇有建树，出版了大量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希克曼教授的主要著作有：《边学边活：21世纪的约翰·杜威》（*Living As Learning: John Dewey in the 21st Century*）（2014）、《作为后-后现代主义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 as Post-Postmodernism*）（2007）、《作为技

〔1〕关于国外学术界杜威哲学研究现状，请参见《国外哲学发展报告》（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术文化的哲学工具：让实用主义起作用》（*Philosophical Tools for Technological Culture: Putting Pragmatism to Work*）（2001）、《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John Dewey's Pragmatic Technology*）（1990）。希克曼教授主编与合编的文献主要有：《约翰·杜威的持续相关性：对审美、道德、科学和社会的反思》（*The Continuing Relevance of John Dewey: Reflections on Aesthetics, Morality, Science, and Society*）（2011）、《约翰·杜威讲演录》（第1卷）（*The Class Lectures of John Dewey, Vol. 1*）（2010）、《国际视野中的约翰·杜威教育哲学：提供给21世纪的一种新民主》（*John Dewey'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 New Democracy for the 21st Century*）（2009）、《约翰·杜威：介于实用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John Dewey: Between Pragmatism and Constructivism*）（2009）、《约翰·杜威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1999-2008）、《杜威集萃》（*The Essential Dewey*）（1998）、《解读杜威：为后现代的一代人所做的解释》（*Reading Dewey: Interpretations for a Postmodern Generation*）（1998）、《约翰·杜威全集，1882-1852》（电子版）（*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The Electronic Edition*）（1996），等等。希克曼教授的一些作品已被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

希克曼教授不仅是杜威哲学的出色的研究者，而且还是国际学术界杜威哲学研究领域一位积极的推动者和组织者。自1993年起，希克曼教授一直担任设立在该校的“杜威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Dewey Studies）主任。“杜威研究中心”于1961年创立，是世界上最为知名的杜威研究机构，它在全球范围的杜威哲学研究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其影响和推动下，德国、中国、土耳其、波兰等国家的大学或学术研究机构

相继设立了专门的杜威研究中心。

根据我所接触到的材料,《永远年轻的杜威——希克曼教授讲杜威》是国内近年来出版的唯一一本专门讲授杜威哲学的演讲集。从收集的十几篇讲稿看,我认为,该讲演集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希克曼教授关于杜威的教学具有丰富的学术含量。希克曼教授的讲课力图从学术前沿出发,把国外学术界的研究工作直接呈现给听众和读者。希克曼教授的讲授工作并非面面俱到,也非对已有的材料的再表述,而是主要集中在对杜威哲学的学术层面的新讨论。这种授课方式与呈现方式也许有别于国内学术界对杜威的惯用的讲授,可能也是因为如此,需要各位读者更加用心去阅读相关文献,更关注整个研究动态,更深入地了解相关学术背景,更用心去把握讲授者的思想主旨,更敏感体会讲授者的新见解。我觉得,就对杜威哲学思想所做讨论的学术含量而言,《永远年轻的杜威——希克曼教授讲杜威》完全可以与专门研究杜威哲学的著作相媲美。

第二,希克曼教授课堂中的杜威是永远不会变老的。之所以在书名中突出“永远年轻的杜威”这个说法,是因为我认为,这个提法可以比较恰当地反映我个人对杜威哲学思想的想法。比如,杜威哲学的叙事风格不但不会过时,而且现在看来还很时尚;再比如,杜威关于形而上学的思考在现在看来具有后现代哲学的色彩;等等。我们不难从本演讲集中找到很多类似关键的话题。有理由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杜威思想中富有生命力的种子、杜威哲学中超越其时代的思想精华,应当得到更多的体现。

第三,希克曼教授对杜威的思考进路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关于杜威哲学研究的动向和路径。

我在前面简单介绍了国际学术界在杜威哲学研究方面所力图采用的路径。作为杜威哲学的研究者，我切身体会到，在杜威哲学研究方面，研究路径的重要性和确定研究路径的艰难性，超出我们的想象。

希克曼教授的教学工作在以下两个方面力图体现出杜威哲学研究的新路径：一是，注意在比较视野中把握杜威哲学的当代意义。希克曼教授在讲课中很自觉地将杜威哲学与罗蒂、伯恩斯坦、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哲学加以比较，力图在比较中展现杜威哲学的思想内涵与当代意义。希克曼教授也力图把杜威哲学放到中国思想和文化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当然，由于种种限制，我们无法要求希克曼教授在杜威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不过，我认为，希克曼教授所做的研究路径的尝试，值得我们重视。二是，杜威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涉及哲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在我国，对杜威思想进行综合性研究是一个必要的但亟须加强的工作。希克曼教授的讲学工作努力涉及并表现杜威的社会哲学思想、逻辑哲学思想、技术哲学思想、教育哲学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希克曼教授的讲座，为我们在综合性视角中把握杜威的思想全貌，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在此，我还想提及，《永远年轻的杜威——希克曼教授讲杜威》有利于我们思考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1919年4月30日，杜威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中国之旅。从杜威到中国讲学至今，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艰难旅程，它走过不同的风景，遭遇不同的情境。^[1]

[1] 关于国内学术界对杜威哲学研究情况，请参见杨寿堪、王成兵：《实用主义的中国之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实用主义的中国之旅是西学东渐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国当代学术研究、思想、教育和文化乃至政治生态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与中国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变迁和思想启蒙等也有较直接的关联。作为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之旅的启航者和推动者，杜威的思想影响尤其值得我们关注。2015年是新文化运动发动100周年，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使得我们不能不想到杜威与胡适、陈独秀等一批知识分子的关系和交往，使得我们无法忽视杜威的民主、科学和教育理念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影响。因此，我非常希望，《永远年轻的杜威——希克曼教授讲杜威》为我们进一步勘探和绘制实用主义哲学中国之旅的路线图，审视现当代中国启蒙运动，反思和总结西学东渐的经验和教训，提供必要的学术支持。

王成兵

2015年7月6日

前 言



本演讲集收入的讲稿主要依据我于2006年和201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的演讲和我主持的研究生专业课程研讨班上的发言。很荣幸的是，我两次获得了我的好朋友和同行王成兵教授的邀请，这样，我才有机会与他的学生们讨论实用主义的一些关键论题和关键人物。

眼下，形形色色的观念和方法都自诩为“实用主义”。在政治学、法学、文学批评、教育政策乃至建筑学中，实用主义这个术语已经变得耳熟能详了。为了让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所进行的教学工作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我把讨论的焦点选在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的古典实用主义，以及罗蒂、布兰登、普特南和伯恩斯坦的“新实用主义”。

我们可以把杜威视为其中的核心人物。首先，在目前以古典实用主义的支持者为一方与诸如罗蒂和伯恩斯坦等新实用主义者为一方所展开的争论中，杜威无疑处于争论的中心地位。其次，杜威与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着某种关联。从1919年到1921年，杜威在中国进行了两年多的讲学。而且，杜威的工作依然